带着书本去旅行

生命在路上。我们爱旅行，因为旅行是放松，也是滋养。化庸常的人生为别样的景致，此乃行旅之真谛。怀揣素朴文心，行走于天地之间，在旅途中观察、记录、感悟，激活我们与世界的联系，跨越自己，发现潜在的自己，“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归来”。同时，这样的行旅书写也引导读者赴远方……

——编者

在读

旅以载道

◆ 俞 可

让我们“在读”中
悦读 悦心 悦人

俞可：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总干事

游记虽非小说家的创作主体，但展现的是与自然、社会、内心的对话，进射的更是生命之张力与美学。自2016年1月22日，俞天白在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开启个人专栏《行走“天地之中”》。母本是其历年行旅所撰日记，取名《生命在路上——旅途杂记》（简称《旅途杂记》），近日由文汇出版社推出。

以《江山易改，不废韩江万古流》为压轴篇章，俞天白致敬韩愈。因《古文观止》自幼烂熟于心，游潮州，临韩江，俞天白叹道：“水光山色，古刹名都，只要参见过这样的江河，就不虚此行了！”苏轼盛誉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，敬奉的乃“修其辞以明其道”（韩愈《争臣论》），即文以载道。

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根基在道：行其旅以明其道，由以旅化人而以文化人。旅以载道，《旅途杂记》在三个层面铺展所载之道：天道、世道、人道。

就主题而言，《旅途杂记》描绘的是山川，以行作工具，载以天道。收录《旅途杂记》的皆为作者参加作家笔会、编辑组稿、记者采访、文化研讨等文学生活。“自幼景仰的严子陵先生及其钓台，总算亲临其境了，不能不算是人生快事。……幼时读《石钟山记》，写的就是这里！……酒泉、武威，都属河西走廊重镇，那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中出现的地名，幼时就印入了我的心中，无不以到此为快。”告别学舍，走出书斋，古典诗词中诵读的意象山水得以具象化，应目会心，物我一体。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胸中脱去尘浊，自然丘壑内营，立成鄄鄂，随手写出，皆为山水传神矣。”（董其昌《画旨》）。

以天授之气韵，《旅途杂记》回放的实为作者以一生完成的一场文学壮游。故不录者有二：度假与出访。度假无关乎文学，出访则无涉于祖国。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。诗言志、诗缘情，且皆萌发于自然。缘山水之情，言山河之志。山水转化为山河，维系于赤子之心。从头至尾走完长城，“正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整整一个甲子，在一个不经意间，以如此完美的方式，理解了作为华夏之子所存在的环境，以及如何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。这不是上苍刻意帮我确定‘生命在路上’的原理，还能做什么解释？”家国情怀溢于山水之间，赤子心中的山河冉冉升起。

就体裁而言，《旅途杂记》采用的是日记，以录作工具，载以世道。日记是一种记录社会、反思生活、观照自我的书写样态，属非虚构文体，价值在于史料性。早年意大利之行所存日记，直至晚年，念及撰写自传，歌德方才整理出版，遂诞生四十万言《意大利游记》。史料性价值首先体现于自传。日记的魅力则在于私密性。

旅途中的俞天白，最忠实的伴侣就是日记本。凡所游履、感怀、倾诉，皆录之于册，如重释瘦西湖之“瘦”，以生态美学揭示世间万物相依互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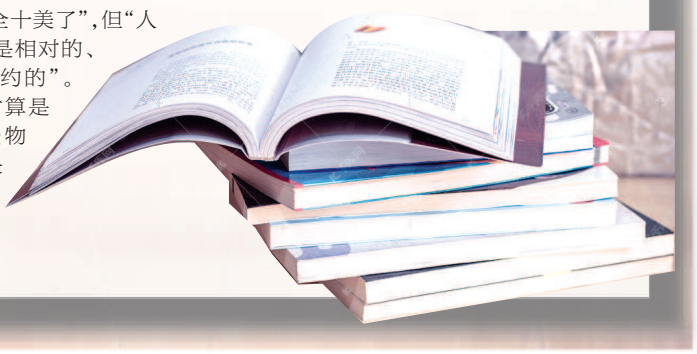
阿英1933年6月化名阮无名选编的《日记文学丛选（语体卷）》（上海南强书局）分四卷出版：记游日记、社会考察日记、私生活日记、读书日记。记游日记的生产置于山水的公共性与日记的私密性之张力下。

俞天白“关注的，始终是‘风物’而非景物”。怀揣千古文心行走于天地之间，耳目所及，只要有感生情，皆可成景。《旅途杂记》描述的1985年芜湖笔会赞助商“傻子瓜子”的老板年氏父子，便把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的世态作为风物，在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塑造一道景物。记游者由此从景物的记录者升格为景物的创造者。“万趣融其神思”（宗炳《画山水序》）。通过景物的想象性生产，从生态到世态，作者回归心灵私语之真。

就立意而言，《旅途杂记》确立的是生命，以思作工具，载以人道。临山川，笔飞扬；望天地，思浩荡。有别于徐霞客，杖策云游，“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”。以文学为镜头，《旅途杂记》聚焦的是景物，遥望则为生命的时空，把奇山异川化作生命的驿站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。以走遍长城来“纪念我的‘花甲’之行，十全十美了”，但“人生所有的完美，都是相对的、动态的，受时空制约的”。唯“领悟这一点，才算是真完美”。成为景物的，并非长城，而是人生。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

作者在《题记》末引用苏轼的禅诗，以化庸常的人生为别样的景致。此乃行旅之真谛。正如歌德从罗马致信其母：“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归来……这是我的第二个生日，踏入罗马那天起，就意味着真正的再生。”好一个“再生”，一语道破行旅之生命性。鉴于日记的录与思，由捕捉山水之神而穷尽生命之道，因“澄怀味象”而“澄怀观道”（宗炳《画山水序》），每次行旅不再是一场精神流浪，而是一次灵魂升华。故而，歌德虽身居萨克森-魏玛-埃森纳赫公国文化部部长高位，却精准定义意大利之行为Bildungsreise，即新时代倡导的研学。研学即生命的成长。

出版《旅途杂记》，适逢俞天白米寿。效仿宗炳，不必哀叹“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难遍睹”，手持该书，“唯当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”。无他，“畅神而已”。当然，恰如歌德1787年2月15日罗马日记：“写作，虽归属精神，却是致远之举。”循着韩愈“气盛言宜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之逻辑，心存道，方“气盛”，进而“行宜”且“言宜”。这是《旅途杂记》之要义，以此引导读者赴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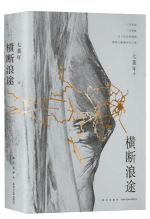
《可能的世界》：在行走和思考中发现“我”的潜能

《可能的世界》记录了记者、作家、背包客杨潇2010年至2019年这10年间前往美国、埃及、肯尼亚、缅甸、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旅行、访学、短居的足迹，是一个拥抱世界的青年去现场探寻可能性、认识不可能性的历程。

在行旅中，作者带着困惑与问题，接近陌生的人群，在思考与写作中还原复杂的时空脉络，寻找可能的答案，他说：“在线性的时间观里，世界是加速前进的，所有的人都在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，以免落伍——我不打算为‘过时’辩护，我只是觉得许多事情都缺乏检视和辩论。”

接受世界的流动性、不确定性与模糊性，在行走和思考中发现“我”的潜能，构建自己的问题意识与智识生活，探索历史的真相与未来的可能。“在这样一个如此强调个人努力的时代，我更愿意花一点笔墨写写那些人们很难改变的结构性因素——它往往以代际的印记呈现出来。看到了这一点，或可对‘躺平’稍加理解，最重要的，勿把自己所得全部视为理所当然。”

《横断浪途》：“旅行是为了懂得我们自己的地理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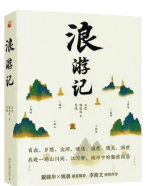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七堇年用三年时间，穿越横断山脉三万里，从华西雨屏以东，到横断山脉以西，深入中国神秘的南北向山系，触摸地质、风景、文化、观念的断层，探寻生活和命运的本质。

在迷雾中攀登贡嘎，在岷山参与野外巡护，在王朗的雨夜里露营，她第一次如此接近探险家的梦想。她看见细雪里的牧羊人，茫茫荒原中自在跃动的藏原羚，看见天高地厚。她穿梭在神秘的族群与古老的生活之间，撞见物种与命运的多样，也写下自己的内在风景。

风景与人生映照。在群山中行走，寻找的也是另一种版本的活法。一座座山峰，亦即一次次跨越自己。板块挤压，岁月隆起，褶皱也就是生命的往复周旋。

《浪游记》：三位70后记录那些感动人心的景致，奔波质朴的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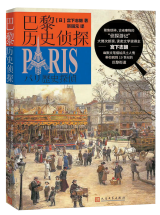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位是曾跑遍山川的媒体人，一位是深耕文字的作家，一位是行迹遍布海外的旅行家。他们都是70后，也是生活中的朋友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——热爱旅行，并热衷于用敏锐的细腻笔触，无所掩饰地记录着行迹所至的那些小城镇的独特风物，那些被时间长河冲刷过依然感动人心的景致，那些奔波于尘俗生活中却依然充满质朴向往的旅人。

从兰州附近一座几近被遗忘的小镇，到长江流经的那座叫宜昌的城市；从湄公河畔王宫附近的古老银器店，到西湖边凌晨四点的茶会；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夏尔巴人那碗豆汤饭，到印度那场与神庙频繁相遇之行；从寻觅真的张爱玲故居，到偶见西域的那片霞光……

在书中，三位作者“六手联弹”，写给读者的文字，不仅仅关于旅行，也关于各自人生某一阶段的旅程。沉淀下来，能读出光阴荏苒之后对生活细微点滴的耐心与从容，以及他们这一代人对朴素美好的本真热爱。

《巴黎历史侦探》：带着这本书，去奥运会举办地“考古”



这个夏天，第33届夏季奥运会正在巴黎举办。观赛之余，不妨来一场City walk。巴黎是一瓶美酒，有芳香，也有瓶底的沉淀物——市集、广场、普通街角、城墙与马车、公共卫生间与废弃的铁路线……浪漫之都有着不为游人了解的一面。

作者以“侦探游记”的形式，讲述那些琐碎的、微小的古老事物，带领读者体验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巴黎旅程。

阅读这本书，城市的过去会像海市蜃楼一样从巴黎的地形中浮现出来。带上这本书，去找寻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的巴黎，去寻找莫泊桑、兰波和左拉生活的时代风貌。

《去北川》：在世界行走，为北川停留

长篇纪实文学《去北川》基于作者2021年至2022年挂职北川期间的观察、记录和思考，结合间接经验，融合了人类学、社会学等内容，对北川的历史人文、民族记忆、地理变迁、风物传统、现实发展等进行生动书写。

书中着笔“云朵上的民族”——羌族自治县北川，地震后涅槃重建，生动呈现中国新时代县城的大美风貌，赞颂敢向绝境要生机的平凡人民群像，以及这片热土的内在文化力量；带领读者同游北川，领略山河之美、历史之美、民族之美、科技之美、非遗之美。